

爱河里的 交响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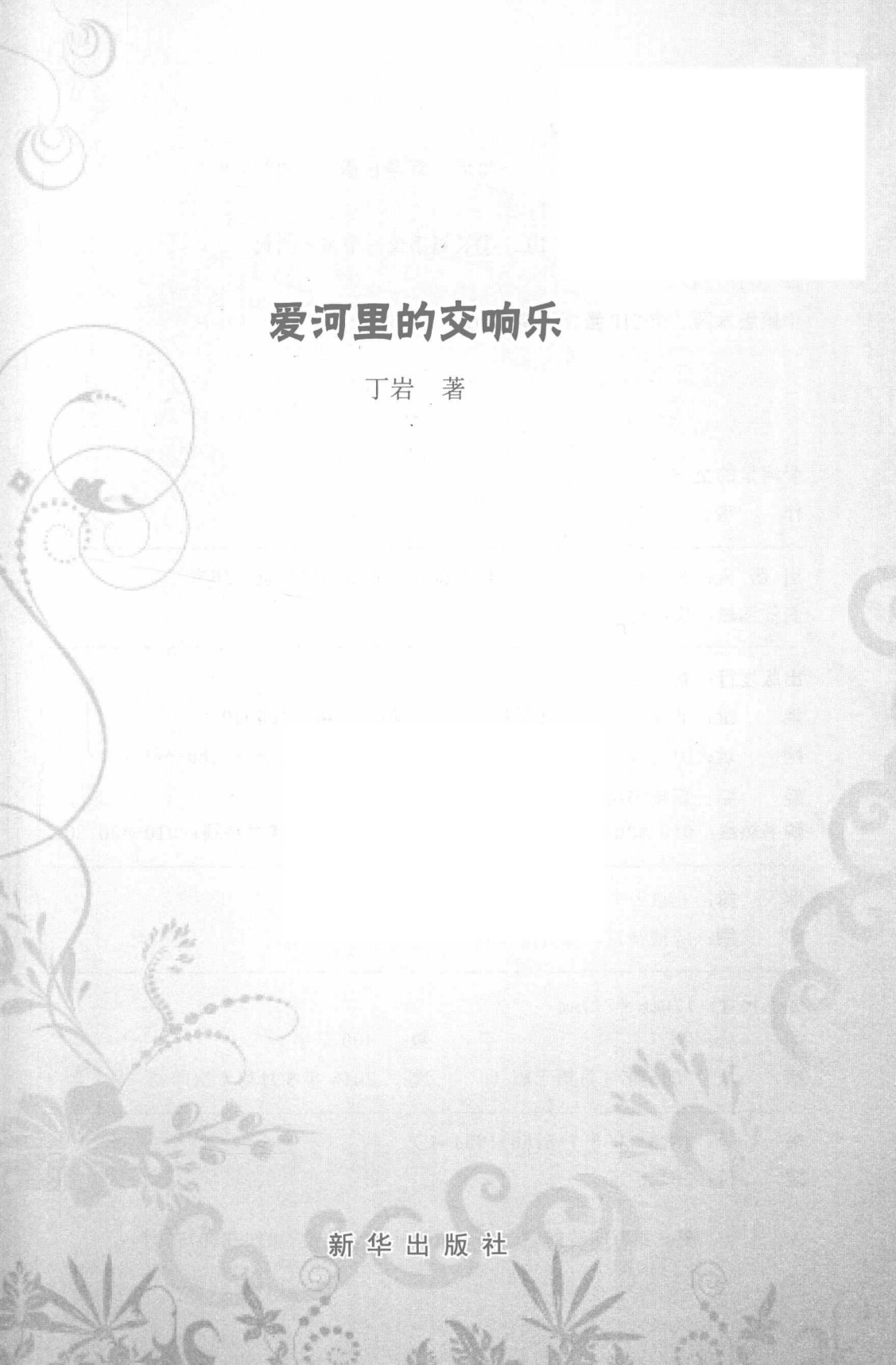
AI HE LI DE
JIAO XIANG YUE

丁岩

著



新华出版社



爱河里的交响乐

丁岩 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河里的交响乐 / 丁岩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166-1954-4

I. ①爱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9127号

爱河里的交响乐

作 者: 丁 岩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封面设计: 北京晶彩视觉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唐波勇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aa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北京万书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

印 刷: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23 字 数: 40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1954-4

定 价: 29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不知是前世修的缘，还是今生就有缘，曲娜娜把刀尖顶在庫豪的喉管上，还没成为冤家对头。

那夜，库豪送女朋友尹梦迪去市少年宫教舞蹈，尹梦迪是市少年宫专职舞蹈老师，每周逢周二周四夜里有课程。本想把尹梦迪送到就回家，可车到市少年宫前，尹梦迪又要求库豪到排练厅陪她，结束后送她回家，尽管库豪没兴趣看舞蹈排练，但尹梦迪第一次提要求，库豪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好违心陪尹梦迪走进一间被一面巨大的镜子盖住的排练厅。

坐在一角，觉得憋闷得难受，起身到门外透透气，走到市少年宫门口，远远看到一座高楼前几个亮闪闪的大字——新华书店夜市。得，就去图书夜市里消磨时间。

举目瞩望，偌大安静的图书夜市里，一排排书架间人头攒动，外国人说中国人爱酒精、爱麻将，爱在KTV里嘶叫，库豪脑瓜里蹦出“屁话！”俩字。库豪侧身，在流动的人群间“插”进名人传记栏，从书架里抽出一本《在历史旋涡里的蒋经国》，目光还没触到文字就锁定在书本间的空隙里，穿过书本间的空隙，一姑娘牢牢粘住库豪的双眼：姑娘倚靠书架旁，垂头看书，身材修长，体态丰满，高耸的胸脯，全身展示出一条柔和的流线，不叫人张开想象的翅膀都难。下搭的眼帘成弯弧线，似一弯残月挂在鼻梁两边。从库豪的角度看过去，能看到姑娘另一半脸的三分之一，五官匀称地分布在椭圆脸盘上，鼻梁挺拔、嘴唇棱角分明、嘴角翘起，呈天然笑意，饱满的脸蛋还透出文气。库豪没心思看书了，就提着书绕过书架，凑到姑娘身旁，提眼窥视让姑娘沉湎的书，姑娘看的是《艾柯卡自传》，艾柯卡是库豪的榜样，在美国留学时，库豪立志要做艾柯卡第二，要不是老爸软磨硬逼他回国继承他的衣钵，他已开始向明确的方向奋勇前进了。同城偶遇知音，而且还是漂亮妞，库豪兴奋得主动搭讪：“你也崇拜艾柯卡？他可是我在商界最崇拜的人，我是他的铁杆粉丝！”

库豪原以为会得到姑娘的热烈反应，谁知却碰在一颗软钉上；姑娘扭头冷眼一瞟。

偏偏库豪不是顺逆的性格，姑娘的冷漠激起库豪更强烈的进攻欲。

“喂，你这冷飕飕的目光有点不够礼貌吧。”

姑娘背过身，不理。

库豪不气馁，他不信就化不掉姑娘脸上的“冰”，他从书架挑出一本《世界头号富翁的生活和爱情》，再次回到姑娘身旁，说：“中国富人妻妾成群，其实全世界的富人都差不多，在美国，有钱人对女色讲究妻子、小三混搭，要说美国的石油大王格蒂有多少女人，两只手的手指都扳不过来，预知详情，请看《世界头号富翁的生活和爱情》。”说完，库豪把《世界头号富翁的生活和爱情》放到《艾柯卡自传》上。

姑娘不瞄库豪一眼，把书往书架上一放，径直朝大门走去。

库豪哪肯罢休，紧随其后，跟出图书夜市，在路灯柱旁，库豪追上姑娘，还没张嘴说话，姑娘突然转身用手肘压住库豪的锁骨，库豪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压在路灯柱上，一把方口短刀顶住库豪喉管，嘴里怒气十足地蹦出：“再纠缠，就阉了你！”

这一招，吓得库豪舌苔发直：“别、别胡来，我没恶意。”

姑娘双眼怒光聚焦，照得库豪心头“突突”狂跳，片刻，甩手离开，转身就走。

库豪傻傻地靠在路灯柱上，不敢再跟，吐出一口粗气，远远看她背影，心想，她不是警察就是武林高手，再就是女魔头。



尹梦迪一扭身，向库豪坐的位置递过一个甜美的微笑，可这甜美微笑没人接，撞在冷冰冰的墙壁，弹了回来，尹梦迪的笑容立即隐没在面皮里，眼里闪出不悦的光。她开始心猿意马，无心教练，推说头晕，提前结束。等学员散尽，便到外面寻找，她以为库豪在车里等她，走到车前，车里没人，满肚饱胀，看到库豪从远处慢吞吞、悠悠然走过来，看到她企盼的神情，还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心底的小火苗就像弹涂一般往上蹿。等库豪走到跟前，尹梦迪把火苗压住了，她不敢当着库豪的面蛮横，她怕失去他，就温和嗔怪道：“去哪里了，我都等好久了。”

库豪抬腕看表，说：“喂，你不是说要九点半下课，现在才九点。”

“没心情教了。”尹梦迪沉下脸，发着小脾气跨进副驾驶室。

库豪没把尹梦迪的脾气当一回事，踩下油门，刚才一幕，惊魂未定。他怎

么也想不通，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姑娘，不光手劲大得吓人，而且拔刀的速度还快得惊人，我肯定是撞上特警了，库豪想着。

坐在一旁的尹梦迪面朝车窗，指望库豪向她解释，向她赔罪，用甜言蜜语哄她，帮她浇灭在肚里窜动的小火苗。可她等了半天，没声音，扭头看，库豪正目视前方，一脸思想者的凝重神情，似乎对她的感受没一点反应，心火直往上攻，尹梦迪控制着，说：“停下。”

库豪赶紧把车停靠在路边，不解问：“干嘛？”

尹梦迪推开车门说：“我自己回去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库豪不明白尹梦迪为什么突然闹情绪。

尹梦迪说：“我有脚，会走，不劳驾你了。”

库豪说：“在少年宫等你两个钟头不就是送你回家吗，两个钟头等下来了，你又不让我送你了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意思。”尹梦迪跨出车门，在人行道上往前走。

库豪看着尹梦迪高挑丰满的背影，觉得她这情绪闹得莫名其妙，不理她，调车头就走。

尹梦迪以为库豪会追上来，会拦住她，说好话，把她拉回车里，可走出很长一段路，没听见身旁有喇叭声，拧头看，库豪的车正在调头，急了，高叫：“库豪，库豪，你真走啊！库豪，回来！库豪——”

库豪显然没听见，调转车头，加速行驶。

尹梦迪气得直跺脚，嚎：“库豪，有种以后都别来烦我。”

尹梦迪只好独自回家，一路上，她越想越伤心，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推进家门，脸皮紧绷，阴云密布，眼圈通红，嘴角下垂，呆立门口。

“哎呀，宝贝女儿回来啦。”尹梦迪母亲坐在客堂间看电视，看尹梦迪进门，亲热热迎上去，“唷、唷、唷，宝贝女儿怎么啦，脸拉得这么长，难看死啦！”

“妈——”尹梦迪嘴一扁，寒毛琳琳地叫一声，扑上去搂住母亲的脖子“啾啾啾”恸哭起来。

尹梦迪母亲怜惜地捋着女儿频频耸动的后背，说：“梦迪，告诉妈，谁欺负你了，叫你爸去给你讨说法。”

“啾啾啾——”尹梦迪只“啾”不说。

“谁欺负你了？怎么欺负你了？你同妈说呀，光啾啊啾的，叫你妈怎么去讨说法啊。”尹梦迪爸走到母女旁，每次女儿回家闹情绪，老婆都要把他推出去，他心里不舒服。

尹梦迪妈白了一眼丈夫，不悦。

尹梦迪忸怩着身子，娇气十足说：“库豪他不在乎我。”

尹梦迪母亲问：“他怎么不在乎你了？”

尹梦迪抽搐着刚说个“他——”字，手机彩铃响了，尹梦迪拿出手机，看到“库豪”两字，就像吃下一颗定心丸，波动的情绪立即平复下来，她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站直身，但当着爸妈的面，她还得装一把：“干嘛打电话过来？”

“问晚安呢，车没把你送到家，声音总得给你送到家。”

尹梦迪绕过爸妈，坐到沙发上：“你知道这道理，还把我丢在半路。”

“是你要在半路下车的，我拦都拦不住，怎么怪我了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下车，你不知道啊”，尹梦迪没好气，“好了、好了，我在家里，挂了。”

尹梦迪赶紧坐到女儿身边，说：“梦迪，库豪关心你，你怎么用这口气同他说话。”

尹梦迪嘴硬：“他气我，我得教训他。”

“梦迪啊，你千万不可使性子”，尹梦迪母亲语重心长说，“在太子湾市，想做库家媳妇的姑娘可是排着长队的，你捷足先登，可不能失之交臂，我到北固山都给你算过卦了，你的命是嫁豪门的命，你后半生的幸福日子就在库家的豪门里——”

“喂、喂、喂，”坐在一旁的尹梦迪父亲对妻子教唆女儿的话听不下去了，“照你这么说，梦迪不嫁入豪门就过不上好日子了，我看，嫁入豪门不见得就会过上好日子。你不是不知道，多少本来很风光的明星一嫁进豪门就抑郁了，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得花，但痛苦，我可不愿女儿坐在宝马车里哭。”

“你怎么尽捡些不中听的话说，你怎么就不说那些嫁入豪门的幸福的人。你看女儿的眼睛，多水灵，你看女儿的嘴多性感有趣，你看女儿的身段，丰满匀称，你看——

丈夫不耐烦地打断：“得得得，你冷不冷啊。”

尹梦迪母亲同丈夫较上劲了：“别人能，我女儿凭什么不能，梦迪，别听你爸，你爸是理想主义者，什么潜力股呀，成长股啊，你可别做傻姑娘，你要找个潜力股，陪他创业吃苦，等你苦吃够了，你那只股事业有成了，你也成了黄脸婆，他看你烦了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这是真理，到时候你不是坐在宝马车里哭，是坐在空房里哭。我们得做现实主义者，没房没车没钱，想过幸福日子是空想。空想误终身呀！”

母亲的话尹梦迪能听得进去，她用赞同的眼神看一眼父亲。

“你的教条太世俗，爱情是要有点超俗的，”尹梦迪父亲不赞同，“有心能知，有情能爱，有缘能聚，有梦能圆，在寻爱的路上得遵循四有，才能幸

福。”

尹梦迪母亲嘲笑说：“梦迪，你爸是书呆子，别理他。”

尹梦迪跟着帮腔：“爸，当初你是否带着这四有找我妈的。”



曲娜娜不是警察，也不是武林高手，更不是魔女，她是黄包车夫。

曲娜娜自小就爱读书，她读书的动机很明确，考上大学，走出大山，帮家脱贫致富。可是，这梦做着做着就破灭了，初中毕业，家里没钱供她读高中，只好辍学回家种田。四年前，爹娘要把她嫁给住在对面山头上说傻不傻，说不傻又傻的后生，还收了人家的彩礼，曲娜娜不肯在大山里做生育机器，心一横，就逃出石板坳，稀里糊涂漂落到太子湾市。

到太子湾市踏日车后，夜里没事，曲娜娜就泡图书超市，书白看，不用花钱买知识，何乐而不为呢。今晚心情好，又找到一本有兴趣的书，全让这个死皮赖脸的色鬼搅了，曲娜娜憋着一肚子气离开图书超市。

曲娜娜没地方去，只好回家。

曲娜娜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里，城镇化建设把太子湾市的城区面积一下子扩大几倍，本来属于边远的自然村，不到一年就成了郊区，地价骤然飙升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话被颠覆了，这是一个能让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时代：村民眼里黑不溜秋的泥土变成了金灿灿的财源，以前做城里人想都不敢想，现在村民们带着泥土的芳香，怀揣土地征用款，阔步挺胸地住进城里的高档小区，做上名副其实的城里人。曾经留着村民们童年梦想的老屋，留给民工们继续做，曲娜娜也就成了梦的续做者。

太子湾市属于三线沿海城市，以前虽属于府城，但溜达一圈也不会超一个钟头，城区面积扩大后，从主城区到棚户区坐公交车就要半个钟头，曲娜娜在棚户区路口跳下车，她就住路口，没走几步就到家门口了，进房门，就坐到桌前看《管理心理学》，曲娜娜在太子湾市落脚后，确立了新的目标，三年后要跻身白领阶层。于是，她报考自学考试，专业是工商管理，现在已拿下三分之一的课程，七月份，她想过三分之二的关，如果顺利，明年就能拿到毕业证书，有毕业证书，就去大企业应聘管理岗位。

刚翻过一页，隔壁传过一声响屁，曲娜娜眉头蹙拢了，安静了一个星期，又要闹腾了，真是烦心。

隔壁住着一对四川夫妻，男得叫方块K，高大威猛，在附近的建筑工地当钣金工，女的叫小母鸡，长得小巧玲珑，在青年路口擦皮鞋。方块K想儿子想疯了，偏偏小母鸡不争气，生一个是女儿，生一个又是女儿，已经四个了，生得方块K脾气越来越暴躁，稍不顺心，就拿小母鸡出气，可小母鸡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敢跟方块K叫板，打不过就抓方块K命根子，还带一句：“我叫你断子绝孙。”方块K就怕小母鸡这阴招，发再大的疯也不敢让小母鸡近身，就拿小母鸡当物件拎起来往门外丢，小母鸡冲进门他再拎起来往门外丢，直到双方没力气为止。奇怪的是，没隔几分钟，屋里就会传出打情骂俏的娇滴声。方块K有种不造出带柄的誓不罢休的架势，一个月除身体不适或小母鸡例假这七天，几乎夜夜闹腾。这不，又来劲了，响屁过后，传过小母鸡细微的喘气声，

接着，床“咯吱咯吱”摇动，棚户区原是七星河村的一条集市街，两边的房子木结构，一户紧挨一户，隔壁的床板一摇，房子就跟着摇，房子级数摇得越高小母鸡喘气声越粗，“恩恩———啊啊———哦哦”浪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浪声中还夹杂方块K粗野的嚎声：“我就不信造不出带柄的来。”

曲娜娜受不住了，脱下脚上的鞋狠狠砸向板壁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房子不摇了，响声没了。

曲娜娜竖着耳朵静听，片刻，忍不住埋头捂嘴窃笑。

要命的事，只安静了十分钟，野猫叫春似的疯狂叫声和房屋的抖动又卷土重来。曲娜娜不想扔第二只鞋，就气嘟嘟走出房门，坐在门口等隔壁闹腾完毕。

时至春夏交界，晚风吹在身上还有凉意，曲娜娜抱胸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思忖，得想个法子，让隔壁干那事时不敢叫。对了，养只狗，方块K怕狗，看谁闹腾得过谁。

想到狗，曲娜娜就想到大山里的小黑，小黑勾起她对爷爷的思念。曲娜娜抬头看看繁星点点的夜空，想，现在爷爷不会睡，一定坐在小木屋前抽烟袋，爷爷是不是也在看星星？出山时，她同爷爷有约定，找到落脚点就回去看他，爷爷一定在眼巴巴盼她回去，她想，等考完试就回山里看爷爷。

夜往深处走，曲娜娜扭头往街道深处看，幽暗狭窄，看不到头，从家家户户门缝里钻出来的缕缕弱光给这条道添了几分恐怖。曲娜娜回过头，看对面的小店，小店前冷冷清清，小店老板叫连富，他坐在货柜内像鸡啄米，老板娘叫美丽，丰满得招人，她站在货柜外，挺精神，顾盼流连的双眼向寥寥无几的行人传递引诱的信息。其实，住七星河的民工都知道，这对夫妻是做皮肉生意的，小店只是打掩护。

一辆橘黄色的出租车在街口停下，车上走出穿着时尚，油头粉面的后生，曲娜娜认出是住斜对面的王金宝，他嘴上叼一支烟，悠悠然朝里走，经过小

店，侧头瞥一眼，就往前走，突然，又折身走向小店，说：“几点了，好收摊了，钱是赚不够的，青春是要到头的，看你男人恢恢的，再不可怜可怜他，让他在被窝里抓住青春的尾巴，青春就到头了。”

老板娘抖着丰满的身子说：“你找富婆赚大钱，也漏点小钱给我花花。”

王金宝把烟蒂往地上一吐，带出一口痰，说：“还漏点小钱给你花，就是倒贴我也不干。”

“咂咂，”老板娘十分轻蔑说，“你那东西镶金边的，不就是一只鸭。”

这话没让王金宝气软，反而气更硬：“做鸭咋地，睡富婆，有姿有色，成百上千收钱，你呢，半老徐娘，给人睡，遭人嫌，到手还不到我一包香烟钱，哼！”

说完，掉头就走。

“别得意，当心烂根，绝后！”

王金宝不加理睬，举手朝后挥挥，一抬头，看到坐在门口的曲娜娜，他径直朝曲娜娜走去。

“娜娜姐，现在好像还没到乘凉的季节。”王金宝拿曲娜娜当姐看，在酒店做门童时，他就帮曲娜娜建立客户群，客户出门要打车，他就劝客人坐黄包车，那段时期，他成了曲娜娜的业余经纪人。

曲娜娜鄙视做皮肉生意的人，对王金宝做的事，她就是心里有结，当酒店门童的时候，王金宝瞧不起不要脸的女人，现在，他却做起不要脸的行当。曲娜娜早就想问王金宝，就是找不着机会，机会来了，她不想错过。

曲娜娜说：“王金宝，赚钱的门道千万条，你为什么偏要赚让人吐沫的钱，作贱自己的行当。”

其实，王金宝不是心甘情愿做那些，他有苦衷，但他不愿说出来，他就说：“这条道，赚钱快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以前你没这想法。”

王金宝说：“钱会让穷人改变想法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你年轻，英俊，找对象条件好，做这事，条件再好，正经姑娘也瞧不起你。”

王金宝说：“男人口袋里没钱，正经姑娘更瞧不起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不一定。”

王金宝说：“都说女人有钱烦恼，男人没钱痛苦，为什么？不就是有钱人把女人像金丝鸟般关在大房里，守活寡，哪个女人受得了，男人没钱想做做不了，想要又没门，能不痛苦吗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娜娜姐，”王金宝没让曲娜娜说下去，“我去睡了。”说着，朝曲娜娜

挥挥手，一脸妩媚。

曲娜娜不习惯“伪娘式”的告别，就埋头不看王金宝离去的背影，她心里，还是没法排斥他，只有怜悯他。

4

曲娜娜要接车，起得早，洗漱后就去路口的公交站点等踏夜车的铁二蛋。

曲娜娜能在太子湾落脚，全靠铁二蛋，三年前秋天，曲娜娜稀里糊涂走进太子湾市，钱花光了，工作没着落，心急，这天，曲娜娜又去劳务市场碰运气，在劳务市场大厅前，被一个面善、热情的少妇拦住了，问：“找工作？”

曲娜娜说：“没错。”

少妇说：“按摩工会做吗？底薪一千，上不封顶。”

刚进城，就有人开价一千元，还有想象空间，诱惑。问：“按摩什么东西？”

少妇笑说：“不是猪，不是狗，是人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我不懂按摩。”

少妇说：“只要把男人骨头摩酥，就OK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怎么才能把男人骨头摩酥？”

少妇诡秘一笑：“看你本事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我没本事。”

少妇话：“摩多了就有本事了，熟能生巧嘛。”

曲娜娜就稀里糊涂跟少妇走进按摩店，少妇叫曲娜娜先交出身份证，说去派出所做临时居住证，曲娜娜没多想，交了。

曲娜娜上岗，领班就安排3号包厢，曲娜娜推门进去，一堆白白胖胖的肥肉趴在按摩床上，像案板上待宰的大白猪，过年看宰猪，咽口水，进封闭小屋看一堆会动的肥肉，心狂跳。在世上活了二十多年，没看过一丝不挂的男人。羞，脸烧得通红，不敢拿正眼看，赶紧用毛巾毯盖住两片胖鼓鼓的屁股。站在一身赘肉前，脑袋里就想俩字：摩酥。不知从何下手。

曲娜娜感觉有只手在摸她的屁股，扭头看，男客趴得姿势没变，手却在她的屁股上爬。

啪，曲娜娜打掉男客的手，严厉说：“干嘛？”

男客扭头，色眼迷迷，说：“把衣裳脱掉，趴到我身上，用奶按摩，钱加倍？”

曲娜娜丢过一句狠话：“找你老婆去！”扭头就走。

曲娜娜问少妇要身份证，说不做了。

少妇不给，要拿身份证也行，得交五百元钱。

曲娜娜没见过世面，但见过风雨。她没耐心磨嘴皮，一把揪住少妇胸襟，逼她交身份证。少妇没想到会碰到烈性女，吓得面呈土灰色，嘴喊打人啦。

一个粗汉从里屋走出来，一把拉开曲娜娜，少妇慌忙躲到粗汉身后，说：“她想走。”

男人抬眼打量一番曲娜娜，阴阳怪气说：“走，也行，没人拦你，但你得交五百块钱。”

“我没钱，要命有一条。”曲娜娜突然从袋里掏出方口短刀，刀口疾速地顶住粗汉喉管，“还不还身份证？”

“臭婊子，你咋找这么个野女人来，客人还不被她吓光。”粗汉紧张，骂少妇，“还她身份证。”

曲娜娜拿回身份证，一口气跑出两里路，蹲在路边喘粗气。

排档店灯亮了，食客进店，香气飘出，摸摸口袋五块钱，只能馋眼相望，曲娜娜进小店买几只面包，蹲在路边吃，看看天，繁星点点；看看地，孤身人影，想想夜里要露宿街头，凄凉阵阵袭胸。

一辆黄包车在眼前“嗞”停下：“坐不？”

曲娜娜问：“拉我去哪里？”

黄包车夫说：“你想去哪里，就拉你去哪里？”

曲娜娜说：“拉我去有饭吃的地方。”

黄包车夫说：“你旁边就有饭吃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这里要钱，我没钱。”

黄包车夫说：“我拉你是挣钱，不是赔钱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等我赚了钱，我带你去高档酒店吃。”

黄包车夫说，“给你白踏还给你白吃。我傻啊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大哥不傻，知道白踏白吃不合算，就算我借一顿饭，以后连本带息还。”

黄包车夫调转车头。

曲娜娜突然抓住车头，就哭，哭得震天动地，哭声招来路人，这招数是饿急生智出来的，曲娜娜瞄准黄包车夫是老实人，不怕他有其它招数对付她。

黄包车夫急说：“喂，你这没意思的？”

曲娜娜哽咽说：“你欺侮我，还说没意思的。”

“喂、喂，天地良心啊，”黄包车夫没想到这女人会咬他一口，“我没骂你，没打你，怎么就欺侮你了。”

“你欠我钱，不肯还，”曲娜娜耍赖皮，坐上黄包车不肯走，被饿逼的。“好不容易逮着你，不还钱不说，还欺侮我，为逮你，钱被偷了，没钱进饭店，呜呜，你说，怎么办？”

黄包车夫懵了，她怎么就成了我的债权人的呢：“喂、喂，天地良心啊，咱俩可不熟。”

围观者中有人站出来做老娘舅：“你也别天地良心，天地良心了，她为什么不盯我，不盯别人，偏盯上你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得了，债的事先放一旁搁搁，你先带她去把肚子填饱了。”

围观者一致支持这话。

黄包车夫挡架不住，就说：“得、得，算我欠你的，现在就去还债，碰上你，我是倒了八辈子霉。”

曲娜娜心里偷着乐。

离开人群，曲娜娜说，“这位大哥，我不是有意要损你的，没办法，我得有力气在街上走。”

黄包车夫说：“要是我不拉你去吃饭呢？”

曲娜娜说：“狗急了会跳墙，人急了也会咬人。”

一碗三鲜面入肚，曲娜娜精神猛提，她想好，去车站过夜，走出面馆，黄包车夫没走，曲娜娜意外。

曲娜娜问：“你没走？”

“债没还。”黄包车夫说，“怎么走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耽误了你拉客，实在对不住。”

黄包车夫问：“听口音是贵州的？”

“你也是？”闹了半天，还是同乡人，曲娜娜有些激动。

黄包车夫说：“店前村，你呢？”

曲娜娜说：“我是石板坳寨的。”

黄包车夫歪着头想，说：“石板坳寨，没听说过”

曲娜娜说：“同云南交界的地方，在三千多米高的山坳里。”

黄包车夫说：“难怪，我同湖南交界，两头，上车。”

曲娜娜问：“去哪？”

“帮人帮到底。”黄包车夫说：“一个姑娘家深更半夜在街上溜达，万一碰上坏人，后半生不全给毁了，给你找个过夜的地方。”

黄包车夫踏到一扇破门前跳下车，对曲娜娜说：“今晚就在里面将就一夜。”

曲娜娜问：“你家？”

“租的”，黄包车夫拿出一串钥匙交给曲娜娜，说：“不算家，只能说窝。”

曲娜娜不接，有顾虑，怕眼前这个男人后半夜摸进屋来，真的碰上坏人了。

黄包车夫说：“放心，我踏夜车，不回来睡。”

曲娜娜还是不接。

黄包车夫说：“我再不是男人也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，放心。”

曲娜娜接过钥匙，心存感激。

黄包车夫跨上黄包车，说：“早点睡，我走了。”

“哎”，曲娜娜忙说，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？”

黄包车夫扭过头，说：“铁二蛋。”

转天，铁二蛋给曲娜娜带来早餐，曲娜娜吃早餐的时候，铁二蛋问曲娜娜有何打算，曲娜娜说没打算，铁二蛋提议同他搭档踏黄包车，说踏黄包车踏不出富翁，能踏出温饱。铁二蛋给曲娜娜算账：黄包车是租的，每天交租费40元，两人踏，租费平摊，一人20元，平常一天踏六七十块只会多不会少，大雨天、夏天和节假日，上百是常事，一月2500到3000元在手里。女人踏夜车不安全，铁二蛋愿意把日车让给曲娜娜踏。

曲娜娜说：“你踏夜车辛苦，租费我多出5块。”

“5块在哪里，踩一脚的事。”铁二蛋说，“就这么定了，等你吃过早饭，我陪你租间房子，有个窝还愁没饭吃。”

.....

一个穿迷彩服，骑在黄包车上大幅度摇摆膀子的男人进入曲娜娜的视线，曲娜娜开始做接车前的准备工作：她弯腰把手里的鞋带系住两只裤脚口，裤脚口大，怕卡住链条，随便摸摸口袋，找的零钱是否带来。

铁二蛋的膀子一直摇到曲娜娜跟前才停下，铁二蛋圆鼓鼓的脑袋，头顶上没毛，圆溜溜的眼睛，鼻翼下没毛，扁扁的宽嘴，气起来也挂着笑意，脸呈古铜色、光亮憨厚，天生一张招财的相。他从挂在车头的褐色皮袋里抓出一把钱说：“昨夜大概是鸡大轮换，就在酒店间踏来踏去。”

“哟，还有百元大钞。”曲娜娜眼尖，看到铁二蛋手里的大票。

铁二蛋跳下车，憨厚地笑着说：“一起吃早饭，我请客。”

曲娜娜跨上车，说：“上车。”

铁二蛋坐上黄包车，曲娜娜踏到一家早餐店前，跳下车对铁二蛋说：“我一碗豆面碎，一只菜包。”就进店里占位置。曲娜娜在一角占了俩人坐的位置，她一直在寻思给铁二蛋找个对象，现在人选有了，她想给铁二蛋提个头。

铁二蛋可能是踏饿了，可能是昨夜挣的钱超出了预期，要犒劳犒劳自己，点了一碗豆浆，十只小笼包子，叠在眼面前像堆小山包。

曲娜娜笑说：“别吃撑着。”

铁二蛋一口咬一只，接连咬三只，鼓着腮帮嚼着说：“再加一笼也撑不着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该谈女朋友了，有喜欢的吗？我帮你说。”

曲娜娜问的唐突，铁二蛋听得语塞，铁二蛋心里有女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眼前的曲娜娜，但他知道自己不是曲娜娜要的菜，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不敢挑明，他怕挑明了同曲娜娜相处的快乐日子也到头了。

其实，曲娜娜早就看透铁二蛋的心思，但曲娜娜知道自己要什么，铁二蛋不是他要的，但她对铁二蛋心存感激，她怕铁二蛋冷不丁说出口，伤了铁二蛋的心，没法像这样相处下去，思前想后，只有铁二蛋有了对象，快快乐乐的相处才能延续下去。

曲娜娜说：“要是没有，我替你看上一个。”

铁二蛋说：“谁？”

曲娜娜说：“桂二丫。”

铁二蛋说：“就是桂垃圾他因？”

曲娜娜说：“没错。”

铁二蛋说：“她哪看得上我。”

“我还怕你看不上她呢”，曲娜娜说，“铁二蛋，这事我出面替你说。”

“你千万别说是我托你的，”铁二蛋说，“要是她不肯，我多没面子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我再不会说话，这话我还会说的。”



桂二丫同曲娜娜是同行，在太子湾，桂二丫同曲娜娜是最好的姐妹。桂二丫说不上漂亮：皮肤黑里透红，小眼睛，小嘴巴，小鼻子，分布在瓜子脸上，协调。嘴角旁两只小梨窝，嗨，挺吸引眼球。她丰满，尤其是高耸的胸脯和滚圆的屁股，不但性感，而且扎眼，坐在她身后，看着她像糯米团一般扭动的屁股，哪个男人受得了。那天，两个喝醉酒的后生迷上桂二丫挪来挪去的糯米屁

股，不但动了心还动了手，吓得桂二丫跳下黄包车直叫，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又一圈，就是没人站出来阻止，凑巧，曲娜娜路过，跳下车，从背后给俩后生的屁股一人一脚，一脚用力过猛，踢得后生钻进桂二丫的裤裆。后生丢了面子，哪肯罢休，返身要攻击曲娜娜，曲娜娜拔出方口短刀，吓得俩后生落荒逃窜，从此，曲娜娜和桂二丫就成了好姐妹。

说来也怪，平时曲娜娜在大街小巷里转悠，总能同桂二丫打个照面，今天有事找桂二丫，望穿大街小巷，连个影子也看不到，眼看过了午晌，曲娜娜心急，像是桂二丫感知曲娜娜急着找她似的，桂二丫从背后踏了上来，曲娜娜看是空车，就让她靠边停下，桂二丫抬起一只脚搁到黄包车的三角架上，等曲娜娜说话。

曲娜娜没说找她大半天的事，像是偶尔想起一件事说：“有件事早想跟你说说，没见到你都记着，一见到你就忘了，嗨，今天反而看到你突然就记起来了。”

桂二丫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曲娜娜说：“你说说，铁二蛋这人怎样？”

桂二丫对曲娜娜的话没反应过来：“厚道，是过日子的实在人，怎么？你俩——”

“你往哪儿扯呀，我同他当兄妹成，做夫妻非变成仇人不可。”曲娜娜说，“我看你同他有夫妻相。”

桂二丫脸红，说：“你寻我开心是不，我走了。”

看桂二丫，曲娜娜心里有底了，握住车头，一脸认真地说：“我找你就是说这事，铁二蛋我了解，他心肠好，不是他，我还在大街上流浪，铁二蛋还有上进心，他同我说过，他不想踏一辈子黄包车，他说了，他要去学开车，他要做的哥。这样的男人有责任心，靠得住。”

桂二丫问：“他真有心要做的哥？”

“我骗你干嘛。”曲娜娜说，“他说一个大老爷们，靠力气挣钱，没出息，他要做靠技术挣钱的大老爷们。”

桂二丫低头轻声说：“他倒蛮有志向。”

曲娜娜趁热打铁说：“这样吧，晚上我做东，在阿庆嫂排档，咱仨人一块吃顿饭，我不告诉铁二蛋相亲的事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成就谈谈看，不成就当是交个朋友。”

桂二丫默认了。

分手时，曲娜娜说：“同铁二蛋说好了，就打电话给你。”

桂二丫说：“别太早，我得给我爸烧好饭菜才能出来。”

桂二丫一走，曲娜娜就给铁二蛋打电话。

曲娜娜说：“铁二蛋，桂二丫答应见面了，晚上七点在阿庆嫂排档。”

铁二蛋刚睡醒，说话还有点含糊：“这么快呀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”

曲娜娜说：“找对象又不是考状元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，准备充足了，反倒说不出话了。”

铁二蛋说：“娜娜，这方面我没经验，你教教我，饭桌上我怎么说？”

“我比你还没经验呢，”曲娜娜说，“你同桂二丫又不是不认识，平时怎么说的饭桌上就怎么说。”

“平时我碰到她只是点个头，咧个笑嘴。”铁二蛋说，“在饭桌上点头笑笑不就冷场了，还有味道坐下去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我在二丫面前替你吹过牛皮了，说你是上进青年，有志向，有理想，她爱听，她喜欢有出息的男人，她不喜欢窝窝囊囊的男人。”曲娜娜出点子，“噯，等会饭桌上你要多说上进的话，让二丫觉着你有出息，跟着你有奔头。”

“上进的话我说不来，你教教我。”

“这没法教，要是按事先导演好的话说，你照背，听着听着就会觉得你浮，好吹牛，不踏实，要是给二丫印进这印象，我就白忙乎了。在饭桌上，你要说得有志向又让二丫感觉不出你好吹牛就得随机应变。”

“怎么个变法，娜娜，我没读过几年书，脑瓜像塞团棉絮，木，拐弯抹角的话说不出来。这随机应变的话还得你教我。”

“你别把随机应变的话理解绕口令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得捡二丫爱听的话说，比如，我说你不想一辈子踏黄包车，要去考驾照，当的哥，二丫就爱听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想法？”

“我是帮你编的，不就是想让二丫看到你有出息。”

“不编我也是这想法，不瞒你说，我还想拉你同我一块去考驾照呢。”

“你还真有这想法，我可是低估你了，这么着吧，到时你就把这想法深化深化，整个规划出来，我想，这事就能让二丫对你另眼看待。”

“怎么深化？规划怎么整？”

“你总不能在饭桌上说准备考驾照就完了，你总得有个打算，好比说，准备几月份去考驾照，驾照考出来后怎样打算——”

“懂了，我琢磨琢磨。”